《他以亡國之身,成為不朽之詞》

我曾是一國之君,南唐的皇帝,坐擁江山美人、詩酒風流。可這樣的繁華,竟是那麼短暫。我倉皇無策,眼睜睜看著子民們被迫屈服,城池淪陷,祖宗基業斷於我手。我恨自己的 柔弱無為,更恨命運給了我一支筆,而不是一把劍。

我夜夜夢回金陵,夢見宮牆內燈火通明,夢見父皇的目光,一遍遍地審視我這個讓國破家亡的恥辱。曾以為只要寫詩填詞,就還能保存一點文化的火種,留下一點南唐的影子。可後來我才明白,那不過是我無力抗爭的自我安慰。詞成了我與過去對話的方式,也成了我懺悔與逃避的出口。

每一闕詞,都是我披著君王殘骸書寫的墓誌銘。不是不想反抗,不是不知道羞辱,是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救回那個已經崩塌的世界。

夜風如刃,劃過了院中老梧桐的枝葉,沙沙作響,像是古老記憶在夢中低語。月光瀉下,一如千年前那晚,照在一位落魄帝王的白髮與沉默上。

站在時空罅隙的盡頭,看見他身披淡青長袍,袍角沾著露水與時間的塵埃。那是一件曾經代表榮耀的衣裳,如今卻披在一個被囚禁、被遺忘的靈魂上。

「誰在那?」他的聲音低沉而破碎,彷彿一首未完成的詞,遺落在南唐最後的夜晚。

「一個來自千年後的過客。」我走上前,盯著他的眼睛,試圖從他深邃的眼眸中看出什麼。他的眼底藏著無數思緒,一種比夜色還深的悲涼。

「千年後?」他嗤笑了一聲,「夢一場罷了。」

「也許吧。」我停頓了一下,「但我想讓你知道,千年之後,你的詞仍然震撼人心。無 數人為你的字句動容,為你的愁思流淚。」

他沒有回應,只是緩緩走到石桌旁坐下,手撫著桌上一角,那裡彷彿還留有墨跡與往昔 的溫度。他指尖顫抖,像是在觸碰一段他已無力再續的故事。

「你的詞,傳了千年,仍有人記得。」

「我的詞?」他冷笑,「不過是我在牢中寫給自己看的輓歌,是我在萬念俱灰時吐出的 血與淚!你說後人讀它們?為何不讀那些開疆拓土之功?我失了國,他們卻記得我的哀嘆, 這不是恥辱,是什麼?」

他像一座搖搖欲墜的碑,試圖把悲傷隱藏於尊嚴之後,但我看見了,那層尊嚴下,其實

全是碎裂的夢與痛。他不再年輕,眼底的疲憊比千言萬語更沉重。他坐下,雙手交握在膝上,一字一句像是從胸膛裡擠出來的。

我從口袋裡拿出手機,點開了一首歌。是《紅顏舊》——一首現代人寫給古人、寫給失 落人的情歌。

「殘月未落,故人難留。半紙詞稿,萬世悠悠」

他像被什麼擊中,整個人緩緩蹲下,手按著胸口,像是在忍受一場從心口湧出的痛。

「這…這旋律」他的聲音像風中燭火般顫抖,「為何?竟像是我夢中哼過的?」

「你以為那些詞只是自我哀嘆,但在後人耳中,那是他們無法說出口的痛。你說詞無 用,但在現代,詞成了我們最深的情感載體。」

我輕聲唸出他的一闋詞:「問君能有幾多愁?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」

他驀然站起,深色衣袖翻動如浪。

「這是我在金陵時所作,當時風過庭院,月照殘花,可那又如何?這些句子救得了南唐嗎?」 他的眼底燃起怒火,或許是對自己的憤怒,或許是對命運的不甘。他的手指緊緊攥 住酒杯,指節微微發白。

「救不了南唐,但它拯救了無數孤獨的靈魂。」我走近一步,壓低聲音,「有人失去摯愛,有人身處異鄉,有人懷才不遇,但當他們讀到你的詞,便知世間還有一個懂他們的靈魂。」

他望著我,眼神不再是初見時的空洞,而是有些遲疑、有些脆弱,甚至有些被理解後的 安慰。彷彿長久以來壓在他身上的不是亡國的恥辱,而是無人理解的孤獨。

他沉默良久,終於低聲說:「這些年,我常夢見那江水,一遍又一遍地沖刷我失去的一切。」

我點頭。「或許正因為你寫下這句話,我們後人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哀愁。詞不是你軟 弱的證據,而是你靈魂的證明。」

他的眼神漸變,不再排斥,不再掙扎,而是帶著一絲釋然與羞愧。他緩緩閉上眼,深吸 一口氣,像是把千年的塵埃一併吞入,然後緩緩吐出。

「若我的詞真能存千年,那麼,也許亡國這件事,也不是全然沒有意義了。」

月光落在他肩上,不再是冰冷,更像一層柔和的薄光,將他包裹住,像一件新披上的 袍。他望著月亮,像在和命運和解。他不再是那個被囚於回憶中的亡國之君,而是那位為萬 世寫下最深愁緒的詞人。

我站起身,知道這段時空的對話已走到盡頭。

「既無人記得我的江山,那便讓他們,記住我的詞。」

他低語。語畢,一陣風起,院中梧桐落葉紛紛。那句話在風裡飄散開來,如同他的詞, 飄過千年,仍有人記得。

我將手機收回口袋,緩緩離開這片時空的夢境。他的身影在月光下漸漸遠去,而他詞中的愁,卻永遠留在我心中。

世人常以成敗論英雄,卻忘了,歷史不是只有刀劍與疆域的較量。他沒有守住他的國, 但他守住了靈魂中最柔軟也最銳利的部分——那支能穿透千年心靈的筆。他的詞,不是亡國之後的悲鳴,而是亡國之中,對美、對愛、對失去的最深刻註解。

我們記得他,不是因為他失敗,而是因為他在失敗中,仍用一行行詞句,撐起了後人無數個夜裡無以名狀的情緒。他讓我們知道:有些痛,無需戰功,也能不朽。

所以啊,李後主,你並不是一個笑話。是我們這些渺小凡人,在心碎之時,最想抓住的 一句話,一首詞,一個靈魂。